



和
1259
13



和 16
1259
13



午亭文編卷四十一

門人候官林佶輯錄

傳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總督江南江西謚清端于公
傳

公諱成龍字北溟永寧人先世仕明者諱坦有聲弘治
朝官至大中丞父時煌里中稱長者明末盜起西疆里
中築堡于公先壠傍形家者言堡成不利于氏公笑曰
我里千家保聚獨我家不利害少而利多堡當築矣堡
成卒無害公生而才智絕人攻塲屋應舉之文中崇正
已卯副榜入國朝仕為羅城令羅城秦桂林地故多
瘴癘又猺種頑黠不可治仕或自罷去公喟然曰荒徼

皆吾民土惟國家所使人生仕宦豈擇險易哉且羅城可遂無官耶單裝徑往羅城無城郭廬室居人數家公解在叢篁深箐間披草木入得微徑插籬棘為門牖虎馘猿擲白晝行庭中陽陽穿壞壁去公即庭中累土為几案其傷置爨一釜一盂炊烟併日召吏民來前從容問所苦喻以急公敬上之義申令行事吏民皆鳥言狎嚶與之語心耳遠絕公解析譬曉神色愷易良久皆欣然拱聽既去則據案讀書以數錢贖惡酒獨酌醉則隱几而卧或竟日不冠履既數月吏民樂公坦懷益樂就當是時西粵數叛服羅城民皆竄山谷而猺獞與大姓相仇殺民既失業則阻險為盜他令或飾威規利民益疑畏不敢前公至則悉除諸禁拘循殘氓誠意憐惻感人人皆自至以田賦親輸公手或留數錢置案上公問何意曰阿耶不要火耗不謀衣食寧酒亦不買耶公感其意為留數錢計得酒一壺而止民益親愛因與朝夕問地方利害悉得其要領編置保甲約束猺民盜皆屏跡先是鄰猺殺掠我人畜歲二三至以為常至是鼓勵鄉勇將進搗其巢猺大震懼自誓不敢犯界上歸所掠人畜夫然後民得安居盡力於耕稼之事矣每春時命兩猺舁竹兜行田野中見力耕者輒呼與語相勞苦民知公來皆率婦子環公羅拜或坐樹下與飲食笑語歡如家人嘉其勤而穫者愧其惰者荒蕪者民大勸悔種

穗被野牛羊滿山公以其暇日增陴浚隍招民入居新
築室者公手書題額或門聯以示獎異立學宮教民其
中能讀書應舉者免徭後民俗輯和獨數大姓者負勢
不為下其人皆號總戎侯伯嘗指揮長吏恣為殘虐公
曰此曹向皆倚恃猺獍盜賊為之爪牙一逆其心則立
致亂變是故他令多匿意阿忍之今吾威令已行民服
禮教此曹可令終不悛耶會一大姓執其僮子公屬致
之死公訊當與杖視之已杖矣因怒謂爾既歸之官則
有朝廷法在何得先自擅刑藐官蔑法乎叱之跪將杖
下之獄大姓大恐叩頭謝死罪移時始得免公乃為陳
順逆禍福之理遂大感悟自是數大姓皆奉法以公事
至者望籬門股栗項縮無復跳踉桀驁於公庭之上者
矣三年政成臺使者勅粵中令以羅城為法公乃牒上
寬征徭疏鹺引諸利弊所宜興罷者行之民愛敬如父
母焉公自來羅城從僕皆散去二僕病不能去旋亦皆
死羅人憐公每晨夕視問安否間斂金錢跪進云知阿
耶苦我曹供此少鹽米費耳公笑謝曰我一人何須如
許物可持歸易甘旨奉汝父母一如我受也眾怏怏持
去居數年家人來羅人則大喜奔譁庭中言阿耶人來
好將物安家去又進金錢如初公又笑謝曰此去我家
六千里單人携貲適為累耳麾使去眾皆伏泣公亦泣
奪不受丙午秋試辦事外簾公布袍數浣破被如鐵一

倉頭從衆簾官皆美服盛飾儼從姣好公衣敝垢藍縷
諸吏人皆指目擲揄之大吏夙聞公名指衣敝垢藍縷
者曰必羅城令也諸吏人皆相顧愕眙於是大吏委公
以試事使專督之事無不精當者因與極論時事所宜
及古今成敗是非得失之跡公掀髯抵掌詞氣激昂語
有倫要大吏甚器重之交章舉公卓異在羅城七年遷
知合州公復牒十事上幕府皆為公行之去羅城羅人
遮道呼號公今去我儕無天矣追送數百里哭而還一
眇者獨留不去公問故曰民習星卜度公橐中貲不能
及千里民技猶可資以行也公感其意因不遣去會靈
兩貲盡竟賴其力得達合州州領三縣合計纔遺黎百
餘人正賦十四兩而供役繁重不支官有騶從之費公
盡除習獎畜一羸馬以家僕自隨府帖下取魚公曰民
脂膏竭矣無憐而問者顧乃欲漁吾魚吾安所得魚乎
卒不與府中魚因極陳荒殘疾困狀郡守笑謝為裁革
十餘事公念合州民多流亡往時新歸流戶便即力役
而墾田既熟土著訟而爭之以故集者復散公皆為區
畫田廬牛種官立案籍復三年而後同新集者既知田
業可恃為已有而復無征發倉卒之憂遠近悅赴旬月
之間戶以千計未幾用前卓異遷黃州同知分鎮岐亭
岐亭當黃麻偏界地多江湖幽壑盜所窟巢時急盜案
官文法頗繁長吏至諱忌不欲聞盜盜反持長吏所忌

白晝行劫莫敢何問公捕得九人集諸父老謂之曰此皆巨盜彼恃捕後上解則牽制官吏長短徃徃得脫今以示諸父老有能保後不為盜者吾將賞之否則盡吾法諸父老願以身保者二人立命銀鎗駢首繫七賊即諸父老前為坑坑之盜自是驚匿嘗草笠蹇驢微行村堡以周訪山川要害閭里之情偽貴大盜責以捕盜自贖捕輒得無脫者四方來謁者無貴賤皆接以恩禮延問利病咨訪人物是以所興舉悉中人情黃州境壤蒸蒸樂土矣攝漢陽黃安通城事皆先絕火耗飭保甲所至輒著異跡操守益自危苦惡衣疏食以圖民之急巡撫張朝珮雅重之特以卓異聞會滇逆亂作檄攝武昌事問禦亂之策公對以安人心莫先停徵求時朝珮草疏欲奏公意與合以故凡兵事皆倚公以辦公恙意摩畫羽書交馳師旅雲集軍資億萬皆咄嗟而具惡少憑依禁旅罔敢指問公立置之法白大將軍申明軍令甲士十餘萬擁公忿譁公不為動詞譬理解神色抗厲知公不可奪皆徐斂去或謀得武昌大姓與賊交通指藏器仗為證朝珮欲發兵捕而召公公言自烽警以來武黃諸巨家多盡室避兵良子湖中家人藏兵械以備他盜耳若遽加兵人人恐矣跡之果無他公之鎮定知大體多此類也用卓異遷知建寧朝珮奏改武昌時逆賊陷岳州長沙我師進勦取道蒲圻朝珮檄公往造軍所

五庫文獻卷四十一
渡橋賊鋒迫近蒲圻人潰驚城郭為墟公入城嚴斥埃
戢逃兵招集居人城以不墮通我師岳長之徑旬日成
橋山水暴漲橋復壞公以此去職會東山亂作朝珍謂
公極知君勞苦然非公莫可辦賊公曰國恩至重公知
遇最深敢辭艱乎但黃州東連廬皖北接光固據三省
形勝控制七十二寨其人剽悍善鬪阻險跳梁難以猝
勝若公見委須便宜行事方敢受命朝珍大喜自起酌
公曰君肯任事吾無憂矣勦撫一以聽君需兵幾何公
曰賊衆我寡兵多適資亂以前守蒲圻數人與俱足矣
遂嚴裝以行初東山之亂也妖人黃金龍詭言得天書
寶劍來往興寧山中煽惑愚民匿跡黃麻劉君孚家君
孚黠猾多智數收召亡命亦數能禽獲盜賊守令多
其能每撫而用之公鎮岐時君孚亦嘗居門下後得滇
逆偽劄遂與金龍潛結河南江西諸渠魁私立將帥衆
號十萬約以七月起事會有人欲發之君孚恐事泄遂
以五月望反於曹家河黃守將王宗臣率所部兵駐興
福寺麻城令屈振奇率鄉勇駐白杲約日進攻君孚夜
遣七騎斫黃將營鄉勇亦自潰退保麻城賊勢甚張而
諸盜所在益蜂起公行次陽邏偵知君孚雖反以衆未
合猶豫持兩端遂兼程抵白杲距賊十里止宿榜示脅
從者自首免罪誣陷者即赴訴過三日以從賊論於是
投訴者日千計公皆宥之賊勢大孤君孚及其黨素服

公恩信聞公來皆莫有鬪志欲即降恐見誅惟擁衆自固公度君孚倉猝反其衆未聚可就撫若旬日黨合則難圖矣遂命白杲鄉約一人持檄往布太守來待以不死之意度已至賊所公則獨騎一黑騾一蓋一鑼與二人徑趨賊寨未至二里許命鳴鑼前導者行呼太守來救爾山中人君孚不虞公自来倉皇匿後山令數百鳥鎗弩矢夾道伏望見公皆燃火控弦擬向公公不顧直前賊亦卒不敢發至寨門門開公入舍下騾即廳中坐衆賊環列其黠者率衆羅拜公問老奴安在老奴君孚也以舊居麾下故易暱之衆云暫出頃可至矣又姁姁問今歲山中雨暘禾稼若何若良民何作賊取屠戮耶時酷熱若父母妻子匿何所得無苦乎衆皆泣公曰熱甚須少憩令賊為脫鞵取水飲或支榻揮扇餘四圍城立公熟睡鼾聲如雷賊驚異不知何為移時寤又謾罵君孚老奴何為久不出豈有客至不設酒脯者君孚初意公必以兵來且懼見給故深自匿及見公推誠無猜趨出叩頭訴所以激變故公為開陳利害順逆許以招撫約日而還至日盡降其衆數千人黃麻數縣皆解嚴朝珍上其事於朝再命公知武昌朝珍檄公留麻城公親歷村落度地形所宜分立區保籍其區之有勇力若火藥兵械者為烟民以憇者長之曰遇警而集踪跡疑者區長白逐之容隱者同罪於是前與君孚金龍潛

結為賊者皆隸烟民樂為用秋七月經畫有緒行還武昌當是時金龍留君孚所君孚既無所用金龍因縱之逃與紙棚河賊鄒君申合公次岐亭移檄東南區長得二千人率門下諸生數人督兵進討駐望花山君申初謂公已還武昌今忽聞以兵來大驚退保山寨公策賊新反未獲食少利速戰而我兵驟集攻之不如困之乃分軍軍其三面度賊走必徑黃岡馬鞍山故不守而陰伏兵嶮岨間君申金龍果糧絕夜走馬鞍山遇伏盡禽公坐山上受俘金龍縛急欲以妖術遁公手劍叱之術不得施遂斬其首捷至武昌朝珍持露布示寮屬曰人謂我不應用醉漢今定何如公酒無量嘗為簾官與大吏抵掌論事時觴公公飲輒數十巨觥露憤揜袖酡頰瞋目而語吏人皆竊笑公酒狂及往東山或以為言故朝珍云然也疏聞晉級八月調守黃州時荆岳兵事急公外輸供億內靖奸宄郡壤以寧十月江西賊犯湖口芻掠興寧蘄州戒嚴又滇逆密布偽劄書湖北地復大亂陳鼎業合逃兵掠驛馬及陽邏何士榮反永寧鄉劉啓業反石陂周鐵爪鮑世庸反白水畷各擁眾數千人號稱十萬遙連湖口寧州諸賊約以十月上旬取黃州遂及武昌漢陽高山大湖烽火相望城門皆晝閉墟里寂無人各鎮援兵悉隨大軍進攻湖南黃州餘吏民才數百人至不能備閭柝議者欲棄黃州退保麻城公曰

黃州為湖北七郡門戶我師屯荆岳者數十萬水陸轉運取道於此且瀕江而城控制阻險前倚興寧廬阜後壓天堂金剛諸寨實東南關鍵釋此不守則荆岳有狼顧之虞七郡成瓦解之勢所繫非僅一城已也吾誓死不能去此然吾坐困以待不若相機進勦猶可僥倖以圖存賊勢雖衆皆取士榮進止若先破士榮餘可不戰而下於是徵各區鄉勇又分守山隘令逃民不得入合賊別遣黃岡令李經政攻鼎業禽其父子陽邏平十一月二日率諸生及吏卒二十二人前進時千夫長百夫長李茂昇羅登雲吳之蘭以所部來會各區長讀公檄者感憤灑泣厲鄉勇以同仇之義漸次輻輳得二千人於是立什伍標旗幟號令明整卒如素習部署甫定謀報士榮已據黃土坳公遣登雲偕武舉張尚聖以偏師徃偵自率大隊遂發七日尚聖等遇賊前鋒與戰賊小卻公疾馳抵尚聖營衆見公來歡譟請賞公無以應惟用言語意氣拊循慰勞衆感泣氣益增下春鄉勇大集有衆五千人屯箔金寨下與賊對壘八日黎明士榮賊數萬自牧馬厓分東西兩路夾攻我師賊皆手揮紅雜色旗照耀山野公著舊絨衣匹馬仗劍當營門立見東路賊少命登雲率千人禦之自以大軍當其西命尚聖攻右之蘭攻左公衝其中堅戰甫合之蘭中鎗死賊鬪益急礮火如爆豆著處皆穿左右勸公益少避公叱之

曰今吾死日也敢言退者斬我軍見之蘭死又被傷者
衆少卻而箔金寨後民素為賊誘見我軍卻鼓掌謹譁
袖出小紅旗相摩麾公見勢益急鞭馬徑前回顧茂昇
曰我死可歸報張公茂昇恐失公急發一矢翦其大旗
我軍少進茂昇馬被創倒茂昇步射殺二人鎗洞衷甲
乘他馬以進短兵相接復手刃數人而尚聖自右山繞
出賊後我軍急擊盡奪其旗賊遂大敗士榮手長矛殿
後左臂斷猶力戰陷泥中遂被禽登雲擊賊東亦追奔
數十里是役也斬馘數千山谷填溢溪水盡赤獲軍資
器械無算檻送士榮於朝珍公得賊名籍立焚之衆心
以安乘勝進至呂王城茂昇等欲少息公曰白水石陂
諸賊本以士榮為盟主今士榮既禽諸賊膽落捲甲疾
趨將自崩解所謂破竹之勢不可失也若淹留晷刻賊
據險致死矣時諸營才午炊公命盡覆其釜以進據鞍
草檄有能禽賊來獻者重賞投誠者待以不死脅從而
歸者但閉門坐家無軍器者即從賊概不追問身無鄉
勇印號家藏兵仗即良民亦誅死於是衆賊聞士榮禽
既大悔懼及得檄書又知毀其名籍一時解散略盡師
至白水畷鐵爪世庸等尚有親兵數百人欲保什子寨
公已先令人守隘不得上脫身走君孚十一日軍定惠
寺遣追盡禽之而石陂等賊亦皆平公駐黃市撫戢軍
民東山大定散各路鄉勇歸農勒石黃市旗亭間班師

而還自出軍至是僅二十四日以鄉民數千破賊數萬
不費公家粒粟不煩師旅徒手奮身摧鋒陷堅而奏膚
功此近世所希有也當此時荆門岳湖燧火相望對壘
連疆耕戎交跡內患既消邊圉孔固公之功在天下而
不在一隅矣十四年春湖南兵久不解公于征斂轉輸
重紓民力而行間所需物用器什文檄橫飛芻午絡繹
公皆躬自購造不假胥吏省民費以千萬計嚴飭屬邑
禁羨耗絕私派懲誣告杜饋遺以其隙招致文學之士
講論經學興起廢墜人若無兵秋大饑發廩賑卹廣募
輸積嚴冬冒雪計口受賑全活數萬人十五年水旱洊
臻訖言復起公謂人心易搖宜示以暇豫與為鎮靜修
治赤壁亭榭日與文武寮吏歡咏飲射其間士民相與
慶曰我公如此吾屬何憂又以祕計禽詰奸細撫定兇
黨流釁頓息會丁總母李夫人憂士民數萬人伏撫軍
轅門號咷請留制撫亦心知公不可去疏請奪情公勉
起視事十六年制撫以蘄州上接荆武下臨潯吳南連
大冶興國東鄰宿松太湖水陸要區奏復江防道以公
為之三奏而報可公規復沿江墩戍繕治戰艦練習水
師計禽偽官渠盜江境肅然十七年遷福建按察使士
民請留不得朝珍曰公去失吾所憑公條便宜十餘事
乘五兩小舟蕭然去楚去之日蘄黃及芻郡人沿岸遮
送至九江者數萬哭聲與江濤相亂公亦垂泣不忍視

十八年春抵閩時耿精忠亂新定海寇犯漳泉四郡連
數歲用兵徵役煩苦又數起大獄繫滿囹圄每一卷牘
罹重辟者輒至數十百人獄皆已具公視之怛然謂民
命所關寧以獄既成而可不慎乎時以親王主兵事語
聞王令公會滿漢大臣覆錄公言通海數案所牽引半
皆平民遂白王釋不問或有持輕重兩可公已盡得其
狀侶侶面折不為屈指庭下婦人孺子曰此曹皆何辜
乃攫斧鑕皇天在上人命至重吾誓不能緘阿從事王
久聞公名至是愈益傾折每疑案子公專訊讞決明允
所生全以千計其久繫得白貧不能歸者皆給貲遣還
淹滯為之一空逆亂時多掠浙東江右子女及後投誠
沒為奴婢老弱轉棄溝中僵尸相屬公設法勸募贖之
歸籍小兒女不能歸者養之署中積數千百人計滿一
舟則給口食歸其父母親戚公退食羣兒皆環繞膝前
爭索果餌喧謹以為笑樂初占匿者猶衆至是皆顧化
多自遣還者矣為臬司官吏懾服閩俗翕然一變未及
朞遷布政使閩地久駐兵重資民力莖夫月計數萬公
白王軍人芻牧本有常役今民困方殷矧忍橫派恚索
耶力爭請免或謂非所職何自苦為公曰設兵以為民
無民設兵何為調停者復議改折公爭之益力王卒是
公言向所科莖夫數萬一日盡皆罷去民既樂公德愛
而凡軍中所需乃益趨事恐後八郡正供及江浙協餉

不下數百萬皆司庫收公大書揭庭中命皆應時收正
項外不增銖黍即令原解官役計項支撥略無虧累署
中薪米不給至無衣可典或終日一食隨征滿漢大臣
朝使者有時來過徑入卧內或繞署閑行曲房阿閣無
不歷覽几案間蛛絲鼠跡一竹筍貯朝服一釜備炊爨
文卷書冊數十束此外都無一物咸歎曰于公清苦天
下第一也外番貢舶或有所獻公悉屏斥或呈樣香一
罌即持還去貢使皆嚙指作禮謂譯使云 天朝洪福
我儕實未見此清官也將軍制撫文章論薦舉卓異十
九年春開府畿內去閩亦如前去楚時也駐節上谷郡
邑吏望風爭自濯磨求稱公意會早步禱時雨大沛六
麥重岐三穗民號曰于公穗立保甲申約束緝劇盜懲
豪強政大修舉巧條上利病興除前後數十事皆朝上
夕報可語在奏疏中不具載二十年春督理

孝昭皇后梓宮前詣 山陵過闕請陛見

上久知公清忠著有勳勞而魏公象樞又嘗特薦公眷
倚特甚至是聞公入見命侍衛持席於午門中傳 諭
巡撫年老不勝步宜少坐公拜謝坐少頃入見賜坐賜
茶問撫勦東山時事溫語移時賜食於 御書房賜內
帑金一千兩天閑馬一匹既數日

上御製詩一章及 御書手卷命閣臣宣賜 山陵還
過闕賜鞍馬一匹馬

上所乘也蓋自是隆禮異恩不可殫紀惟

上知公之深故尤重之如此是年冬請歸葬母夫人得

俞旨數日命總督江南江西單騎孤裝如赴羅城時

方公之節制兩江也初被命即已廉得陋習數十事

比至則揭之通衢數翦除豪吏大猾隱蠹舊弊神明洞

察如親至目覩墨吏日數十驚出見白髯偉軀長者輒

膽落謂為公微行公亦數微行以實之檄郡邑條具便

宜皆為興舉郡邑吏無不畏愛趨令南中風俗素侈疊

厚自奉美服游冶聞公來公私皆爭衣布褐布褐價騰

貴而賤綺縠文繡公知人心漸即於善遂專用德化誨

導之凡文議爰書皆手自批勘第其甲乙以示褒貶自

雞鳴至夜分不休寢食為廢或勸之少息輒曰吾非不

知食少事繁養生所忌第吾受國厚恩兩江官吏多

至千百何可盡劾耶所以為此者冀其見聞知警歸於

廉慎吾雖盡瘁國家所得不已多乎性善飲至是累月

不一醉嘗中夜苦飢索少米作糜不得遂笑而起視事

達旦時上下貶遺都絕端午日遣視察吏無敢以黍角

諸節物相饋者童孺攜金錢過市門交易而退無敢欺

吏民安恬有歌笑而無管絃有醉飽而無羞錯商旅輻

輳關市流通每一令出父老扶觀有讀之垂涕者公之

清嚴忠直勤勞國家利濟民生者大較如此二十三

年春被命巡海還護理安徽江蘇兩巡撫印四月十

年序文錄卷四十一
八日晨起視事未出戶疾作召諸司語不及家事端坐而逝至夜漏四十刻坐不歌倚顏色如生年六十有八將軍都統寮吏來至寢室皆見牀頭敕笥中惟綈袍一襲靴帶二事堂後瓦甌米數斛鹽豉數器而已無不慟哭失聲士民男女無少長皆巷哭罷市持香楮錢日至者數萬人下至菜傭負販色目番僧亦伏地哭盡哀公鞠獄多所平反銜恩者皆設位於家至是皆奉以來櫬歸士民數萬人步二十里外伏地哭江干江水聲如不聞公之得吏民之心江寧人謂數百年來無能如此者士民立祠於清涼山如黃州之赤壁云訃聞於朝

天子震卓祭卹有加已而

上東巡還謂內閣九卿詹事科道曰國家澄叙官方首重廉吏其治行最著者尤當優加異數以示褒揚故江南江西總督于成龍操守端嚴始終如一朕巡幸江南延訪吏治博採輿評咸稱居官清正為今古第一廉吏應加褒卹為內外大小臣工勸其詳加議卹具聞於是集議加太子太保謚清端廕一子入監讀書益上於公禮意盛隆初終因替由公以來士之以風節著者皆知慕倣公則豈獨公之為幸也與公剛介沉毅彊力多智正直自持不少回曲而臨事決機應變無方且其誠與才合識與力并故所至能集大勳而著令名焉初東山亂時劉君孚為逋逃主黨羽甚衆公欲用其力

而實患之會黃金龍就禽公亟典衣分俸得百金賞之
衆皆不平謂君孚匿金龍何反被賞公曰金龍之禽實
由君孚密計君等不知耳其黨以為然又見君孚果得
百金不讓於是益疑君孚實賣金龍其黨各稍稍散去
而公又因以縱間離其親屬君孚計益窮遂鬱鬱以死
其坑七盜也其魁初以盜降為游徼每進見公輒賜酒
肉慰勞之曰吾深知汝能汝為吾盡心禽盜吾貴罪旌
汝一日又見賜之酒問羣盜數名魁唯唯不盡言因復
飲之竟醉矣出公微服伺之魁意得甚與其徒大飲肆
中出橐中籍歷指其名別其勤惰狡拙公志覩聽之明
日召魁盛賜之酒食遂益歡恃無所忌復大醉放意盡
言諸盜狀公曰吾聞汝橐中有籍可取視否匿不肯出
搜得之大小盜名皆具公因謂若此行不可立於人世
矣宜速歸曰小人從公復何歸公曰汝歸黃壤耳乃惶
懼言死自其分幸與母訣不許取篋中俸金一兩俾寄
其母立斃之公自得其籍按以緝盜無不得者公嘗曰
人命至重上天好生自非精察確訊若冤殺一人便應
以命償之故多徒出獨行或策蹇疾驅雜曰夫旅人中
偵聽野籬邨店樵牧童叟之語以是疑情細事無不如
犀燃燭照遣使徃察事人亦不敢欺也而徃徃感額哀
矜多所減宥一日逮一盜盜黻鯁甚公曰吾知汝已改
行矣汝傳語若黨改行與否官必知之賞誅隨之矣賜

以酒食放歸一竊者公訊之曰汝竊也未至死汝所知
某某皆巨盜罪應死然能自新吾亦赦之今釋汝歸語
若輩羣盜聞之皆大畏斂跡一營弁餽餉軍前其弟無
賴子也久客歸而是夜盡失其餉遂執弟歸之官弟不
勝拷掠因誣服株引平日交游市井惡少十餘人問其
賊皆云用已盡獄具公適以江防來謁巡撫偶舉此事
公曰無賊則案終疑且數千金何得遽盡乎巡撫曰吾
固疑之今以屬君公承命祕其事不發越二日引眾囚
至略訊即釋去復巡撫曰江夏盜案無一人實者問囚
安在公曰盡釋之矣巡撫大驚恚公曰囚被刑已極若
再訊即恐立斃誠不忍其無罪就死且上讞須得真盜
留此屬何所用之巡撫問真盜安在公指撫軍帳下一
校曰盜主家也縛以付公公曰眾盜數日可盡致也既
數日果皆就縛賊在校家封識如故巡撫問公何術能
爾公笑謝而已他如此類皆神變不可測閩囚數十人
當斬公察知其枉白王王下其事獄詞六七返不決公
度此終不得即脫即取囚出坐之階下與飲食去桎梏
凡囚臨刑給食脫械眾囚謂即死皆相對啼呼忽聞傳
語寃已白令歸復業乃驚喜不自持狂叫叩頭出血時
滿漢吏方有事至公署亦感激雨泣自是羅織之風少
衰當事聞囚已盡釋亦無以奪之也公之緝盜惟善用
人所蓄游徼及降盜恒撫以恩威四方有盜此數人皆

得來先白公帶間繫一布夾袋得盜名即投其中自劾
賊偷兒踪跡畢具探袋中名勾捕無不得開府時袋已
敝左右請去之公曰此袋昔貯盜今以貯酷墨吏未可
去也公自言人見我發奸摘伏疑有他術不知皆古人
成法第因時宜行以誠心求耳公每論事輒稱曰上帝
式臨或曰天鑒在茲蓋徃徃夢寐與神明通故其斷獄
制事亦若神有相之者公既苦節好施予每聽斷時民
有當償人錢物力不能則倒囊代之償歲饑得俸多少
悉施與不顧已罄矣惟一騾公所出入騎者鬻之得十
金施一刻而盡公日食粗糲年飢更甚舉家食粥以少
米為之糲以黍炒糠令微焦屑之粥垂熟入糠屑其中
客至亦出此粥勸令依此法為食冀得存餘蓄以濟飢
者客皆不能堪為公強食之有膏粱子不下咽公謂之
曰貧苦士之常富貴人之幸今民不飽糠粃而汝忍獨
飲肥甘乎若不節食及人吾罰汝賑飢矣時人謠曰要
得清廉分數足惟學于公食糠粥公在岐亭公子來省
及行署中有一醺鴨割其半與之時人有半鴨于公之
謠先是公每晨市豆腐二觔許故又謠云于公豆腐量
太狹長公臨歸割半鴨半鴨于公過夜錢五釐酒價何
處拈蓋公飲酒每夜以半壺為準楚酒半壺價五釐故
云爾公軀幹修偉紅頰隆準美髯髯精神炯炯四映平
居與人交不擇貴賤談讌終日略不拘忌及當大事若

羣議會讞有所可否雖王公大人不為少貶性極慈易而御物整嚴賓客故人有時過存蔬食菜羹言娓娓不倦或當歡笑一語涉私即正色斥詰諸吏望公威若負霜雪及論說籌諮輒霽顏商確務盡事理以是雖見嚴憚愈益親樂之其喜怒哀樂本乎天性得乎學力如此公嘗語人曰人當惜福為子孫留餘地布衣蔬飯享受無窮膏粱紈綺實不解有何可戀凡公語言文字單詞斷紙皆可以感人心軌習尚不志載載其與友人荆雪濤書書言羅城事略曰廣西柳州羅城偏在山隅土司環繞山如劍排水如湯沸蠻烟瘴雨北人居此生還者十不一二土民有獠獠於狼之種帶刀執鎗性好鬪殺父子兄弟反目操戈恬不知怪順治十六年冬初入版籍成龍以十八年之官選授後親者不以為親故者不以為故行李蕭條次清源同年生王君吉人所其人慨好義反覆開譬謂粵西非吉祥地風知成龍家食尚可自給勸之勿往成龍時年四十五矣然英氣有餘私心自度古人利不苟趨害不苟避之義何為也俯首不答王亦默知其意揮淚別去抵舍別母及妻兒典鬻田屋得百金携蒼頭五人頗勇壯可資瀕行族屬老稚相餞歡飲至夜扶醉就枕而天已曙矣大兒廷翼為諸生已久猶謹朴如處子以田產文券歷歷付之但命之云我為官不管汝汝作人莫想我而已拜別先祠不覺腸

斷門內外但聞哭聲不復回顧此時壯氣直可吞猺獠而餐烟瘴也行及湖南冷水灘卧病顛連扶掖陸行至桂林謁上官見羸體伶仃驚憫特異皆勸以善調治勿亟赴羅城抱疴之人至是膽落徃日豪氣不知消磨何所矣病幾危苦孽未盡不速死及柳州稍瘥尚不知羅城在何許也羅城與融縣沙葦連界行至沙葦遇鄉老細詢之乃知對山即是羅境登山一望蒿草滿目無人行徑繞山都似營壘陣場瘴雲慘淡苦霧淒迷回憶同年生之忠告不置也入縣中居民僅六家宿漢壽亭侯廟支牀周桓侯背後永夜不成寐明日到縣廷無門垣草屋三間東斷為賓館西斷為書吏舍中闢一門入亦屋三間內扉支扉穿漏四無牆壁鬱從中來病不自持一卧月餘從僕環向而泣了無生氣張目一視各不相顧無如咎孽未盡死而弗死乞歸無路扶病理事立意修善以回天意凡有陋弊清察釐革自以分死一官而已命不殞累及僕從黃瘦如壁畫陰鬼相對而泣莫能救無幾何一僕死餘僕皆病成龍自村一官落魄復何恨諸僕無罪何苦貽累叮嚀令各逃生一僕蘇朝卿仗義大言若今生當死於此去亦不得活棄主人流落他鄉即生亦何為餘僕掉頭不顧當時通詳邊荒久反之地一官一僕難以理事乞賜生歸當事者置之一笑而已無何蘇僕亦死其年逃僕歸家大兒續覓四僕來而

三僕又前後皆死止存一僕晝夜號咷如風魔欲遣之則一人難以遠行且此僕歸則子身更苦無奈其思歸日切遂聽其浩然長往萬里惟餘一身生死莫能自主夜枕刀卧牀頭樹二鎗以自防然思為民興利除害囊無一物強種雖頑無可取之貲亦無可殺之仇也事到萬不得已時只須勉強為之申明保甲不得帶刀携鎗咸遵無犯間有截路傷命無踪盜情必務緝獲隱昧情事盡心推詳必得真實立時誅戮懸首郊野漸次人心信服地方寧靜而上官採訪真確於是有一大事招擬解省小事即行處決之通行羅城雖安而地與柳城西鄉接壤其人祖孫父子生長為賊申明當事輒以盜案為難置之高閣竊自思漸不可長身為民父母而可使子弟懼殃咎乎約集鄉民練兵親督勦殺椎牛盟誓合力攻擊先發牌修路刻日進攻此未奉委命而擅兵自揣功成亦在不赦之條矣但奮不顧身為民而死勝於瘴病而死也渠魁俯首乞恩講和擄掠男女牛畜皆送還仍約每年十月犒賞牛酒敢有侵我境者竟行勦滅蓋種人不畏殺惟以剝皮為號令而鄰盜漸息至是上官採訪更確反厭各州縣之請兵不已報盜不休為多事也嗣後官民親睦或三日或六日環集問安如家人父子言及家信香絕悲痛如切已膚土謠云武陽岡三年必一反比及三年甚憂之蓋人既和謠不驗矣又云三

年一小勦五年一大勦比及五年又復無事而民俗婚
喪之事亦皆行之以禮感之以情羅城之治如斯而已
自數年來本非為功名富貴計止欲生歸故里日二食
或日一食讀書堂上坐睡堂上毛頭赤腳無復官長體
夜酒一壺直錢四文無下酒物亦不用箸快讀唐詩馮
俚語痛哭流涕並不知杯中之為酒為淚也回思同僚
諸人死亡無一得脫興言及此能不寒心赴蜀之日益
勵前操至死不變此數年之大概也偶書寄以發知己
萬里一嘔余昔過上谷公自言一生得力在令羅城蓋
其澹泊之操堅危之節始卒不渝老而彌厲者已預定
於此故余獨載此書以見公之志焉余見公時當公巡
撫京畿逆旅深夜執余手而語有知己之言蓋康成

十年冬十月也後七年公孫戶部郎中準從余游得公
傳略及軼事襍文掇而為此傳

陳廷敬曰異時吾陽城楊公繼宗天下稱清白吏所首
指名者也予為史官時陽城田侍御在京師京師一老
嫗往來侍御家間嘗譚語云某不愛錢豈楊繼宗耶楊
公去嫗時三百二十年餘矣而嫗能稱說之蓋當時名
聞天下後世婦人女子猶皆習聞其名而尊美焉凡為
士者可不嚮慕乎哉予感嫗言而心識之其後與衛文
清公周祚魏敏果公象樞布政畢公振姬數公者遊數
公天下之所謂廉吏也皆晉人在陽城二三百里間夫

天下清白吏不易得而為世所指名者乃獨多在於晉
可謂盛矣乃今又得于公于公之清操偉烈章章如是
千百年下必有如老嫗之稱揚公者可無以余文為也
獨是余公之鄉人也既多賢人之迭出於其鄉而又嘗
職在史官親見聞公之行事廢名臣之烈湮鄉先生之
蹟咎莫重焉故次叙之傳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
能至然心嚮往之余生賢人之鄉而志其操行亦將以
為取斯也

午亭文編卷四十一

男壯履恭較

午亭文編卷四十二

門人候官林信輯錄

傳二

封中憲大夫希聲吳公傳

吳公諱道默字希聲沁州人大父諱某躬耕讀書隴上
有學問行義父諱某孝友忠信能化其鄉人蓋吳氏世
世有隱德云公生而質直重厚不喜遊嬰稍長謹繩墨
蹈規矩老師宿儒歎以為不及與其昆季以文學相切
靡家貧不能致師聖賢精理皆苦志玩索心自得之里
中從而請業者數十百人勸誘訓戒各因其材使有所
成就諸子皆自教以學為世賢人公初補博士弟子員
數應省試不合於有司退而益以明道授徒為已任其

後以子璵貴累封至中憲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公自
少至老以孝悌仁義修其身以教其家與鄉蓋鄉之知
有師自公始也昔余過銅鞮夜見公於逆旅鬚眉軒偉
布衣敝冠與余語意徃徃合旦日往謁謝見所居陋巷
蓬門隱約寒素意泊如也蓋公之操義風槩如此子三
人璵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為 朝廷名臣蓋所謂世之
賢人也璵璵皆有名膠庠中公之歿璵屬廷敬為公傳
贊曰

余過銅鞮時問吳公家在徐村村有唐徐勣廟故名考
勣家曹州離狐客衛南不聞其在銅鞮也或曰勣守并
數出雲中戰有功德在民民祠之其東有文中子祠以
通嘗讀書於此沁人之慕義不忘如此哉若公者非所
謂古之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與况修其身以教家
及鄉鄉之有師自公始則尸祝而俎豆公者雖比於英
公文中子不為失倫矣

張太公傳

張太公鈐字宇奇別字見虛先世陽城人元末遷沁水
之竇莊竇莊者在楹山下沁水環焉以所居人得名然
張氏由明以來為士林華族實冠冀南他族姓鮮可為
比父五典累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宮保公子六人曰
銓以巡按御史死遼事謚忠烈墓道祠廟肅若神明曰
銓舉人曰銓進士曰銓舉人曰銓貢士時方重科目自

鈐以下皆矯厲自奮而太公宮保公第三子俯躬下氣
恂恂束飾嘗曰古之君子讀書遂志豈以為遇不遇哉
再舉於有司輒不利以子道湜官翰林編修封太公如
其官於是宮保公之子六人皆通貴益大顯其家當宮
保公時太公為博士弟子員文名蔚起時方有兄弟竟
爽之日宮保公曰吾家故貧自吾為吏產益落汝曹守
文墨皆不治家人生事家人食指多又疊罹寇殲吾憂
之可以寄百口者察無若鈐賢太公聞之曰吾知遵吾
父命而已游太學歸管轄家事內外纖悉罔不如宮保
公意宮保公色喜曰我固知鈐賢鈐果克吾家仲早世
遺孤子殤宮保公既命忠烈公子道濟為之後依其婦
劉時道濟已長成人太公懼無以慰寡嫂心提其幼子
道湜於襁保中屬劉且十五年不幸太公長子卒劉遣
道湜歸曰兒無母我太公不得已命之曰兒無背劉道
湜始終事劉如母太公之命也初宮保公謝賓客時忠
烈公已仗節殉難鈐年十六銓鑰生才五六歲三人者
太公異母弟也太公推食飲解衣服以養以教垂三十
年皆有所樹立有聞於時於是太公謂吾事乃今畢矣
其誠孝友弟出乎天性若此明末舉賢良方正科有司
屬意太公太公聞之即日騎蹇驢遊去下太行渡河涉
江隱跡武林湖山之間後既以子貴益退損如常人釋
冠布袍過市門一人負重力不勝睥睨太公謂丈人助

我一臂力太公急呼苟舍人助之力苟舍人曰此張太公也負者懼謝罪太公笑而遣之始余至太公家觀蓋蕭然瓦器脫粟時余方少然已知太公修身閑家心敬慕其為人其後又三十年太公白首魁艾巋然長德壽考燕喜夫婦偕老即其家罕有能並者鄉里稱張太公長者能操行仁義而天之報施善人不爽也

陳子曰嘗覽觀史遷以來所傳記畸人軼事多奇怪絕特可喜之行世亦樂稱之蓋庸德者衆人之所去也以余所覩張太公行事何其謹厚純樸退讓君子與席藉榮寵何難取富貴以就功名顧蕭然自外獨行其志非有德者孰能之其賢矣哉

廖氏傳

嘗觀建文朝遺事未嘗不掩卷歎至成祖殺方孝孺連引九族則又不禁瞋目豎髮恚恨其所為今三百年一時忠臣烈士事多湮滅無傳余在史局按羅散失苟幸得之則喜以悲而况得見其子孫苗裔耶廖永忠巢縣人楚國公永安弟有功太祖時封德慶侯子權嗣封孫銘鏞受學孝孺孝孺被禍禁勿得收其屍銘鏞兄弟獨往慟哭收葬之成祖怒戍之金山余既載其事後見廖生鳳徵文奇其人請與居二年矣不知其巢縣子孫也生之言曰金山距松江百里瀕海子孫世襲指揮千戶明之末年鳳徵之祖某知天下將亂金山軍民並處

且有變移家之松江 清兵南伐衛堅守不下積屍與
城堞等兵乃躍上城伯祖某於城樓上手格數人與其
長子某皆自刎死次子某亟歸遣散其家人自焚親屬
二十餘口還刎父屍傷以死鳳徵之祖以郡居弗及於
難構屋申浦之南教子孫以農賈為業 國初徵領旗
軍子弟為運漕千總戒勿往今雲間廖無二姓皆巢縣
裔也今吾乃知生烈士之子孫而益歎慕其先有當稱
述者或以節死或以見幾去其致命遂志者為忠義臣
潔身遠害以教其子孫可謂賢人君子矣吾獨惜其名
字皆失而不可求也故為記其略如此

旭白韓君傳

韓氏其先魏王琦家在相州宋亂相州數被兵國子祭
酒曰永實始遷洪洞當其時洪洞之韓累數世不仕然
皆屈首受詩書尤精黃岐之學能以業其家所活人大
多功蓋與古之良相者侔洪洞之人曰真韓王裔孫也
前明成化中以進士起家累官戶部尚書曰文有直聲
最後抗章暴劉瑾罪武宗驚泣為不食瑾矯旨奪尚書
官下詔獄瑾誅復尚書嘉靖初數薦不起進太子太保
賜誥褒美卒贈太傅謚忠定忠定公子士聰高唐知州
士奇刑部主事皆以瑾故奪官於是韓氏始大顯名於
時矣君諱光曉字旭白高唐公五世孫祖汝松家齋用
素饒不省計喜施至靡財單幣洪洞人謂韓氏世有其

德父承寵濟南同知敦樸謹愿能繼父志不屑以財自
確然時以其留餘稍稍用鹽筴才足給食指遂移其家
津門在濟南既不樂仕宦解其官歸曰吾韓氏世有德
於洪洞吾其可遠先人之墓廬且洪洞人愛我吾必歸
歸次曲陽無疾而卒君時獨從哀號路側過者酸鼻既
歸葬會京東兵君母亢留張濟及於難君卒遭變執喪
行古制雖士大夫習禮者莫能過焉濟南公二子君其
季與伯氏異母君母亢安人初亢氏善富高貲亢之來
歸也豐其奩金累數萬濟南公曰季亢之自出也金必
歸季後君皆以金歸伯氏里中賈豎素怨伯氏訟伯氏
欺其孤君曰我固以讓吾兄由是訟者大屈君事兄如
嚴父待兄之子如己子人高其行化漸於鄉焉君嘗為
博士弟子員蘄蘄立名譽如孀者矜其能將遺書督學
使者使黜君然其人陽與君相交驩傭奴數數來奴誤
謂遺君者遂以書抵君君視書無然語奴非遺我也奴
持書去後君竟用是黜君終不語家人以故妒者後覺
之大慚恚曰吾傷長者無面目自活其意度行事多此
類封文林郎娶亢氏封孺人子象起主事象起初為福
山令有異政

陳子曰今人為其父母傳者直以為誌表之餘事耳豈
真能知文字之可貴哉夫人不皆有奇德卓行故傳者
尤徃徃難之象起之求傳其親獨異焉曰誌以納諸幽

表以揭其外然而不皆可行世致遠也於傳乎是重敢以煩公余見今戶部尚書福山王公嘗數稱福山之政有異王韓婚也故語韓事有足徵及退而考其家世竒德卓行果皆可傳也是以叙著於篇嗚呼韓君之賢知文字之可貴如此而大司農謂韓君曰今之名能文而可為子先人傳者陳子也夫王公擇人而使為文則福山之為政其得於鄉邑賢大夫也有由然矣

三烈婦傳

裴氏陽城龍莊里民張琦妻琦賈人常游河南北間客死禹州裴聞而號泣曰天乎夫死無子我義不再辱我昔嘗笑人何至令人笑我耶絕食五日不死其兄來祭琦裴止之曰姑待我而家人防視愈益罷食之食復食於是守者稍懈遲明視之自經死矣及含斂貌如生莊親猶未聞琦死信時夫以婦人稱說大義凜凜有古烈士風其亦可以愧世之為丈夫偷生苟免者矣時康熙己未歲正月也其後陽城以夫死自經從葬者復有二人其一在陽城之化源里曰李氏李氏者石基永妻基永家貧好學至不能繼脯糜而誦讀不輟遭時喜賄年二十七不得列邑庠鬱鬱以死有二女一男男才二歲基永死之明日男亦死基永以貧故五日始克棺斂李取基永手鈔秦漢文唐詩各數卷內棺中是夕櫛沐自經棺傍

張任妻王氏陽城白巷里人曾大父榮政公徵俊死崇
正時流賊難者也大父皆儒生任大父中丞公父民
部君兩家俱高門王年十六歸任才數月任為學官弟
子員數日病卒王絕飲食居樓中矢必死家人環守之
明日給其家人趣使下取食有小女奴在傍陽怒之女
奴驚趨出遂自經死衣桁間經以夫故腰紐項下經痕
處受以白練數寸許衣上下縫紉牢固不可易未死前
一日嫁時衣履巾幘諸飾用物從王氏來及夫家者各
別置不亂室中羅列悉就完整不以倉卒改常度其從
容暇豫如此死時年十有七康熙庚申八月朔也
陳子曰自吾居里中二年三見烈婦事近世鮮鄉閭之
教烈婦之事謂非出於性生者耶始張琦妻裴余嘗語
邑令以聞於大吏請表之已而格不行余嘗觀古烈女
雖猶未至於三婦人所為者皆得史傳著之以勸天下
後世如三人者使聞於朝而旌異之以助風化其
不亦偉哉

張太恭人傳

張太恭人者德州人通詩春秋傳及羣書嫁為田大夫
妻大夫順治中以進士知縣水有能名卒於官恭人取
廷中牘籍勾稽驗覆召管庫謹視賦徭所入曰代者至
則必以是淹吾行吾貧不能賂庶謹備之後代者至果
以為言恭人謀太守請自臨啓太守王君來坐縣堂上

恭人身自立堂下見太守顧家僮持籍以進太守按籍
閱所入出無一舛漏者代者屈恭人得以大夫櫬行當
此時恭人提其孤歸數困於強豪孤愛予友也為予言
曰愛母師也一室之內十年之間午夜篝燈紡績聲讀
書聲哭聲三者而已予聞之泣泣然不自止其後愛需
先後成進士愛填撫三吳移撫黔需在翰林霖亦以文
行選入太學皆恭人所自教年七十七凡四進封以卒
恭人能文章工詩詩成輒焚棄謂其孤無非無儀惟酒
食是議詩之教也孤弗敢強然猶傳其茹荼吟三十首
咏歌於士人世之自以為能詩者莫能及也文多後志
取其藁燭之今著其存者一篇蓋恭人年七十時里黨
為恭人壽恭人以戒其孤之辭辭曰示愛輩女昨來言
里中先進學校鄉曲諸君子父老謀欲釀錢寘酒筵合
諸名家文詞張屏幃如前歲壽蕭太夫人事將以壽吾
者此親串盛心洽比雅事吾烏能無感然自度有甚不
可者今得詳為女曹言之按禮婦人無夫者稱未亡人
凡吉凶交際之事不與亦不為主名故春秋書紀履緌
來逆女公羊傳曰紀有母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何休
學云婦人無外事所以遠別也後世禮意失始有登堂
拜母之事戰國時嚴仲子自觴聶政母前且進百金為
壽蓋任俠好交之流有所求而然耳豈禮意當如是耶
吾自女父之歿於官携扶小弱千里歸櫬含艱履歲三

十年餘闔戶辟績以禮自守幸女曹皆得成立養我餘
年然此中長有隱痛每歲時臘臘兒女滿前牽衣嬉笑
輒怛怛心動念女父之不及見故或中坐歎息或輟箸
掩淚今一旦賓客填門羊酒塞路為未亡人稱慶未亡
人尚可以言慶乎三十年吉凶交際之事不與知而今
日更強我為主名其可謂之禮乎處我以非禮不足為
我慶而適足增我悲耳且我何可以蕭太夫人比也蕭
太夫人年躋八十於古謂之上壽蕭封君即世不過十
餘年為白首夫婦女父之亡吾年未四十今更三十一
年亦僅古之中壽耳何可以蕭太夫人比且其子侍讀
君居里已十七年德望高善行被於鄉黨鄉黨德其子
而慶及其母宜也女曹中外薄宦偶歸里閭無善及人
而亦偃然受鄉先生里父老之捧觴拜跽其又何以為
情頃者米價翔湧邑井蕭然親故素多貧乏若復合錢
市養為未亡人進一日之甘未亡人更臯戾是恩矣女
曹官於朝宜曉大體其詳思禮意以安老人之心為我
先事而婉辭之惟勿忽也其遇事引經傳以合乎大道
類如此此皆其可為傳者也贊曰初廷敬嘗私怪雯在
京師時獨久從余游日以其所為詩若文來廷敬居西
街雯亦從西街居既乃知恭人之教命然也昔敬姜見
文伯之友降階卻行奉劍正履召而數之以其所與游
皆婦事已者文伯謝而擇友引衽攘捲親饋事之甚至

君子謂文伯之母備於教化子於友無能為益然亦自信非媚事人者是以恭人樂得為其子友與若子與氏見俎豆揖讓之事而悅之母曰此真可以居吾子予不敢援是以為比也恭人之賢豈遠遠於孟母也哉

午亭文編卷四十二

男壯履恭較

午亭文編卷四十三

門人候官林信輯錄

阡表

百鶴阡表

我陳氏實舜後世稱侯邦賓於三代子孫散處列國為代著姓顧瞻蒲坂興言舊畿則吾陳氏尤近在封域者也陳氏世德仁厚播於山右誕我先公孤廷敬庸敢即先公之德業顯著於家邦者詮次而繫以辭先公諱昌期字大來晚而號魚山老人初為廩膳生垂聲黌序順治中詔郡縣用文試各舉高第一人先公文冠一州名上吏禮部志在養母不樂仕為學以窮經為亟深於易禮經尤好程子易傳嘗言曲禮上下篇當做學庸列

四子書中自少壯而老吐辭制行務合經義以故見於家邦者可為世表儀焉先公生明萬曆中親見國家之所以興廢君子小人之所以消長人心風俗之所以隆替盛衰故修身教家敦行厲世本於學術不移於物情不奪於利勢不憂不懼特立獨行惟準乎聖人之道而盡心焉流賊起西秦先公先事謀保聚築樓河山間樓將卒工而賊數萬果遽集樓下圍攻之數重先世父侍御公時為孝廉在樓中我先公謂侍御公賊勢衆矣即固守圍久不解樓中食盡人饑終不可保自請間道告於州幸州人救援我尚可圖存侍御公曰此危道奈何我先公曰苟得當活樓上下千人且不使賊驚吾母為益大矣若坐斃於此非計之得也慨然固請行中夜自樓顛縋而下絕先公墮地久不聞音聲賊火照山上下明如晝治攻具益急樓中人人目相懾無敢下樓救者僕李忠奮前曰死生命也掾主義也義在而死命之正也忠願下樓忠下樓縋先公而上未甦也質明宛然無恙若神有相者一時樓中人咸異焉賊圍樓攻之三晝夜謂樓中渴且降先公汲樓井中水揚樓四邊賊驚相視謂不可以渴降也徐驅去長老曰吾聞活千人者其後必大陳氏其興乎當是時中外恬熙州郡久不被兵流賊漫衍而東騰華蹠河景霍之城汾澮之淵如履房闥如跨澗溪所過壞裂糜沸而野處巖居無墻堞垣

壙之限屠毒尤慘先公創茲樓也里富人竊笑之曰我
將謂陳氏為園囿觀遊之娛也無故築為樓過矣賊至
則縛富人拷掠金帛挾樓下以龍衆及賊去而富人亦
效為樓樓亦至今在焉蓋先公之盛德哲謀先事而備
類若此廷敬每念繼樓事視平原之抗賊霽雲之乞師
艱危有甚焉以一書生欲穿賊壘冒鋒刃跣行七十里
以達於州此萬不可必得之勢故繼之絕我公之不往
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賊退有羽客過而言此樓活
千人其名當與河山並永題曰河山為囿其意又若應
前富人園囿為娛之說者長老至今呼河山樓云崇正
末流賊隳突走北京別遣賊劫掠澤潞我公奮然曰勿
待彼來當先往以折其鋒馳驅一晝夜行達賊壘賊率
坐帳中矛棘森立鈎鐏挺露我公從容曉譬天道人事
順逆禍福之故謂民實無辜孽毋自作左右趨前欲逼
賊率曰此狂生縱之去且令與一箭為信戒其黨勿犯
我里恃以安當明之季急黨芻亂正邪騁空言略實效
而封疆之事不可問矣我公不出而任人家國事以危
樓撐拒數萬之賊以立談摧挫羣兇之氣行其義於一
鄉者如此此可以論世而知人矣

大清蕩除醜類臣壹四海叛帥姜瓖擾雲中煽惑晉以
南郡縣澤州則賊渠張斗光據州治迫脅士夫獨卑詞
招先公先公怒裂眦罵賊賊奴死在旦夕敢辱我耶拉

其書寸寸斷賊慙恚已丑十月率賊數千人直抵吾家
家故於樓南擴為堡賊圍攻如流賊廷敬是時年十二
歲矣猶記賊於薄暮射書堡中先公得書手裂之登陴
忼慨謂衆曰受恩

本朝為臣子誓不陷身於賊賊反覆倡亂此特待命漏
刺耳吾已度外置妻子若汝曹不協力堅守一旦為賊
所污王師至無噍類矣衆皆聽命賊度不可攻則索
金帛先公曰金帛以勞守者賊怒攻三日堡且陷賊忽
開一角去已而盡去及後乃知賊聞天兵自北下也賴
國家之恩以有今日使遲三日不至我盡室委命矣先
公治家勤儉以其餘賙給鄉人戊辰捐穀焚券鄉人感
德詣撫軍請旌奏先公知之遽追抑其事數日又益感
奮罷市輟農壘上狀郡縣求請旌建祠郡上之方伯方
伯上之撫軍皆交口嗟咨竟通牒禮部先公聞之大驚
自草狀辭辭極懇苦乞速寢其事遣使七晝夜達京師
廷敬上狀禮部部大人感歎久之曰成長者志檄撫軍
曲體至情仰成謙德自行褒旌以答衆好其時都人士
競為文若詩以鋪述咏歌而鄉人之懷思頌義刻石以
載其詞者至三十餘所卒不能禁焉易簣之月盡出篋
中糞易米數斛以賙鄰里當捐貲時諸子或無以為食
而先公怡然不以屑意蓋積仁累義樂善不倦出於至
誠如此待諸子嚴教兄子庶常君如諸子世父侍御公

宦遊久庶常君自六歲就家塾至弱冠以經魁其鄉皆
先公躬自訓督之也嘗曰學者攻應舉文字恒視讀書
立品為二事吾所以教汝曹者以讀聖賢書當實存諸
心而見之行事凡讀書令往復涵泳其中身體力行以
變化氣質為先庶常君及諸子言動略有過差訶責終
日尤戒多言謂多言多尤汝不聞乎所接人有言行之
越於理雖近理而佞或喋喋者則不憚規其人退必舉
示諸子以為戒侍御公既捐館舍庶常君始舉進士庶
常君嘗曰公吾父也先公燕居無惰容怠色起居食息
有常度中夜或踰時而寢雞鳴必興盥洗詣范太夫人
榻下終身無間日太夫人見背廢問安之禮而興也常
在時爽前嚴冬不具火盛夏不解衣所居室圖書滿前
凝塵蔽席四壁多張古人前言往行如曲禮所載生平
無私語無嗜好未嘗以細故鞭扑僮奴食飲菲惡常衣
敝衣食取充口物雖精好略嘗而止不恣食飲酒則無
量不亂夜就枕輒酣寢當張賊圍攻時堡中人舉皇皇
不能寐每伺攻稍間先公就睡如無事時人皆異焉侍
御公假而歸一日雨與飲於山園路滑失足傷臂侍御
公大驚同卧堂中侍御公方輾轉不安席先公鼾聲殷
殷然侍御公曰吾不及汝父也蓋事無巨細應之則已
無幾微凝滯於中臨事斷決無遲回卻顧自圖便私意
與人言不隱情惜已無沮色忸辭上自達官貴人下至

簞豆微賤無炎涼高下常面折人人無不服無城府崖
岸纖毫矜已自私之意望之如泰山喬嶽即之如滄海
澄江坦平寬大益覺和易如春風披人時雨潤物於人
無宿怨藏怒是是非非準乎理道而務適其宜不為煦
煦之行以要浮名卒之盛德感人化而為善人者歌頌
而禱祝焉蓋先公性稟天成學術醇正純乎天理以義
勝物得易之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得禮之母不敬儼若
思安之辭居家尤力行家禮故由家而達於鄉國其彰
彰在人耳目者此其大較也蓋其詩書仁義之澤源遠
流長所鍾祥而挺生者有由然也陳氏自明宣德初七
世祖諱林遷陽城中道莊樂其山巖水泉之勝居焉六
世祖諱秀有詩名以人材為西鄉尉清操勁節著聞方
是時士大夫修名行潔去就雖小官亦卓然自立西鄉
公尤為上官重禮為尉數年皎然自持民戴之若慈母
攝固城令居久之不得代一旦竟挂冠廳事辟去西鄉
公子珏為滑尉贈戶部主事戶部公子天祐明嘉靖甲
辰科進士歷官陝西副使廉正不阿以詩聞於時副使
公於先公為曾伯祖曾祖諱修隱居耕稼以餘粟惠鄉
人鄉人以公利人濟物羣稱之曰歲星祖諱三樂忼慨
有節概克修父業初贈光祿大夫刑部尚書累贈光祿
大夫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考諱經濟諸生初贈文
林郎浙江道御史累贈光祿大夫吏部尚書文淵閣大

學士祖妣妣皆累贈一品太夫人先公以廷敬官翰林
歷院部遇

聖上登極恩勅封翰林院庶吉士徵仕郎以

親政恩勅封檢討文林郎又以

慈和皇太后附 廟恩誥封奉政大夫內弘文院侍讀

學士以加上

兩宮徽號恩誥封通議大夫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詹
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以滇南蕩平恩誥封翰林院掌
院學士兼禮部侍郎通議大夫以東巡恩誥封資政大
夫經筵講官都察院左都御史以

文皇后附 廟恩誥封資政大夫吏部尚書以克襄公
務恩晉封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刑部尚書嗚呼自是先

公棄不孝孤矣後二十年廷敬以非才入閣辦事

主上推恩誥贈先公光祿大夫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
士先公之自號魚山老人也當西鄉公時有石魚飛出
山巖大石中及兵燹後石魚不知所歸先公建一閣石
魚所出處閣前圖刻飛魚形故自號魚山也吾母先太
夫人初封孺人再封孺人晉封宜人淑人而先太夫人
棄不孝孤矣又贈淑人晉贈夫人再贈夫人晉贈一品
夫人先公贈閣銜先夫人贈一品太夫人前母李夫人
贈並同廷敬追叙先公軼事蓋所為者事難而節著功
倍而澤溥方之古獨行之傳無多讓焉後之君子擇而

采之光於冊書孤之志也先公以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七月二十五日終於中道莊之里第享年八十有五近遠哀號奔赴明年癸酉十二月四日啓太夫人百鶴阡之兆而合葬焉太夫人之棄諸孤也先先公十五年實康熙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也享年五十有九其時廷敬方官於京師承乏翰林掌院事學士在講筵

上聞而軫惻特遣內閣學士屯泰翰林院掌院學士喇沙里慰問諭以節哀自愛賜茶酒四器廷敬捧而跪酌以謝國家故事勲舊大臣遭喪者方蒙此典漢臣前此所未有也及廷敬蒲伏歸子舍部議廷敬母以詹事任

封例不得與祭葬

上曰廷敬侍從勤勞其母準以學士品級賜卹嗚呼

吾母之賢曷以及此逮先公之訃上軫惻勞問遣重臣賜茶酒諸典禮如太夫人焉太夫人姓張氏家世沁水名族皆以文學科目顯高祖鏜以文高為歲貢生起家瑞金王府教授曾祖知本贈禮部員外郎祖之屏萬曆甲戌科進士累官陝西商洛道左參政父諱洪翼字萬涵萬曆癸卯科舉人署教朝邑至廣平府威縣知縣母王孺人吏部尚書諱國光公孫女萬涵公年壯無子既得太夫人少而穎慧特異與王孺人皆竒愛之萬涵公在朝邑手授太夫人四子通鑑及列女傳諸書無不背誦通曉大義能文工書道如經生

然王孺人既以宗冑顯懿克修禮範太夫人祇順母儀
合於國史肅肅雖王孺人固欲擇良配久之聞我先
公節操行義州里矜式士林推高乃歸我先公歸而孝
仁恭儉德專行淋冠於九族范太夫人賢之而安焉時
先王父贈侍御公已歿先王父有三子長昌言世稱道
莊公崇正甲戌科進士官至浙江道監察御史次我先
公又次大虞公昌齊州學生侍御公配李安人善病大
虞公夫婦又皆早夭獨太夫人侍范太夫人側吾家自
上世已來雖業儒然本農家衣食僅自給而侍御公自
為樂亭令有廉名性嚴峭不能與時俯仰有一介不取
與之風囊無私積俸入之餘以公同爨嘗曰吾不以為
家累也河見掛掠紳士至我先公賊渠謂此雖御史第
吾聞御史清官遽釋之則不以為家累者世父與我先
公蓋已辦之早矣當太夫人之主饋也家益清貧凡烹
飪縫紉諸瑣事皆躬親之范太夫人老而長齋喜潔清
非太夫人饋食則不甘太夫人多子女累又苦力作每
免身三日即趨事范太夫人諸米鹽器什嘗不繼太夫
人每鬻簪珥以辦給間與先公往復論說者悉皆前古
忠孝義烈之行當姜瓖之亂也賊攻莊堡先公既手裂
賊書賊怒攻堡堡中人人震恐太夫人初育第三妹在
蓐中奮然曰此非安卧時遂起具糗糧給酒炙佐先公
拊循堡中人一堡得完諸感頌先公者無不感頌太夫

人也太夫人於家政稍暇即出書籍憑几莊頌非丙夜不歸寢經生好學者亦無以加也廷敬尚未就外傳凡四子書毛詩皆太夫人口授以誦及官京師每先公有書至太夫人亦必附手書以教誡廷敬所以兢兢自守至今日者固皆

主上非常之恩蓋亦兩大人之教使然也太夫人有子八人廷敬其長也廷繼廷蓋廷懷廷宸廷統廷弼廷翰女五人凡昏官及諸內外孫及詳誌中者不備書書其大略焉廷敬為太夫人初卜吉於樊山百鶴來翔故名百鶴阡今謹輯兩大人軼事為百鶴阡表竊取歐陽子龍阡之義云廷敬浮沉仕路以先人遺教更歷世故稍從事於性命道德之學真無忝兩生不慙名節

主上聖明下鑒樸鄙以康熙四十二年令入闈辦事今六年矣蒙

聖恩賜爵錫封顯崇先世庇賴後昆乃列其世系又載我先公先太夫人之懿行遺烈所以詒謀積慶俾余小子克承先緒者具刻於碑以昭眡於無窮康熙四十七年 月 朔男賜進士出身先祿大夫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廷敬表

午亭文編卷四十三

男壯履恭較

午亭文編卷四十四

門人候官林信輯錄

誌銘一

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致仕謚敏果魏公墓誌銘

國朝以理學名儒為時用有清節直聲謀議勞烈聞天下則刑部尚書致仕魏公自公卿大夫以至窮閭委巷有識之士莫不樂道其行事而慨然歎慕其為人蓋公之學用於時而天下信之久矣若夫 朝廷之知公與公之受知於 朝廷 若臣遭遇之隆俾得以行其所學世之人容有不得盡知者焉今欲誌公而傳之無已亦第舉其世之所能知者而於其所不能知者則俟之百世以後之知公者而

已此亦公之意也公起家

先朝為名諫議其始彈擊封疆大吏中外憚之由刑科給事中轉工科右給事中刑科左給事中時

世廟初親萬幾公言慎起居盡啓沃責備時宰人為公危

上曰給事言是因災異言天變為人事所致語多忤權貴者詔廷臣集議左給事故事不與議公則抗疏請

與議議時面折諸貴人無所阿避由是眾皆側目矣遷吏科都給事中掌大計戒僚友絕賕賂日夜宿省中邸

寓則令兵馬司傳檄關防於是言四事其一事上尤嘉允謂言官糾拾例當復雖失實不當反坐得

旨比年糾拾反坐言官壞吏治塞言路其已之所糾拾與惡八法同科編之令勅又言言官得罪宜治以考功

法不可置重典在諫垣前後疏凡三十餘上其大要崇治本別人才修實政通民隱皆關時大政於是忌者思

有以中之而未得其牙蘖也會故相溧陽得罪遂藉是以傾公

上察其誣釋勿坐然方其時倚重言官比事未發不糾舉謂何於是則空垣皆鑄級而黜之公坐是黜為詹事

府主簿稍遷光祿寺丞尋乞養母太夫人以去講學讀書修身教家以化其鄉人居十年太夫人歿喪葬志準古禮當是時

今天子銳意堯舜三代之治政具畢張進賢退不肖思
得學問經術有名跡可用佐國家興理平者於是相國
益都馮公首薦公

上召公以病辭再召趨朝授貴州道御史公初進見退
而喜曰

聖主在上以弘太平無疆之業實惟其時矣一切小功
近利姑且補苴之論非所以告

君也乃言教化為王道所先滿漢臣僚宜敦家教以廣
盛化言督撫有不容不盡之職分有不容不去之因循
宜責成五糾並請慎重督撫之選言科臣余司仁欺罔

不法言湖南布政使劉顯貴侵公帑不當內陞言制祿
所以養廉今言俸例太嚴密請紀過以示罰增秩以示
恩言朝儀記事貴肅言戒淫巧以正人心言輯禮書以
勵天下前後所言

上多褒納比一年陞京卿留管御史事未幾遷左僉都
御史是時方急滇事用兵公所言戰守機宜有密奏輒
削其藁累遷順天府尹大理寺卿戶部左右侍郎措兵
食察帑歲公經營摩畫為多益公十九在言官言官有
章疏故其議論風采在人耳目間恒易有所豎立六曹
卿貳以循分盡職為賢而已其可傳於世者嘗少公則
不然至是又上三疏言事曰確估值以杜浮冒曰核關
課以防侵漁曰簡藩司以清賦稅皆命確議以聞公在

戶部稍久聲績益著左都御史闕

上特簡任公公則首請申明憲綱其言曰國家根本在百姓百姓安危在督撫督撫忍肥家悞國以屬官之奇貪為一己之奇貨耶臣願諸臣為國家培元氣為朝廷正紀綱為臣子勵名節列十事以上言旨嘉焉次言吏治漸壞公道宜彰今貪官廉官參處同例盡職溺職保薦無分豈稱賞罰至意舉清廉知縣陸龍其劾知州曹廷俞最貪宜斥既又舉督學道公明者二人貪墨者二人廉者或復其官或不次用貪者悉置諸法其時為吏者肅然知警動矣為左都御史九月遷刑部尚書上言

主上宵旰憂勤臣不敢計身家恤嫌怨奉

陛下之法與海內臣工共相遵守臣忝風紀之司職多未盡敢援漢臣汲黯自請為郎故事得拾遺補闕辭新命而就見所領職

上鑒其無欺從之仍加刑部尚書銜一日拜三疏言撫臣溺職司官不法等事疏甫入而地震公言地臣道臣失職則地反常臣總風憲咎實在臣是日獨被召對近御座前語移時或至泣下其言秘不傳公既於言無所不盡尤留意人才所薦引皆蒙擢用至是又列薦侍郎以下十人尋復申刑部之命始去言路然公始終以言表著者如此其為司寇持法不撓嘗曰法自天子寬之

則為施仁刑官市恩則為翫法至遇

上所矜宥則又未嘗不對僚屬感頌德意宛轉以求其法之可生也康熙甲子春以病乞歸

上溫旨慰留八月再乞歸降旨稱其實心任事令以原官致仕馳驛回籍恩禮有加焉蓋公之進退不違乎禮而其所建白施設彰彰如是可謂能行其所學者矣夫公之所以能致此者本

主上知公公受知之深故也不然公抱其學修於身施於家而已矣化其鄉人而已矣其所建白施設豈能彰彰如此之盛哉又豈能進退不違乎禮如此哉是以記公之事而推本於

君臣遭遇之隆以見君之得臣臣之得行其所學非偶然也戊午鄉試特命公磨勘順天試卷與公偕命者兵部侍郎孫公光祀及余余時為翰林學士從公後公則相率宿禮闈如鎖廳校士竭日夜力繼晷焚膏覃思品隲蓋是科黜者三人其臨事精審有力皆此類也大臣巡察畿輔則特簡命公與公偕行者吏部侍郎科爾坤公兩人同心諮訪誅剪奸慝稱使命焉奏事殿廷命侍臣傳諭居官勤慎每當敷奏剴切詳明不負職任賜御書唐詩一卷清慎勤格物大字各一幅廷臣間賜貂朝衣於公則諭以今年暫著來年別製更賜公臥疾數日朝

上見之命近侍問公飲食如何他日賜參膏一器人參
二觔自餘恩意與羣臣同者不書書公之特被者如此
則

上之於公為何如也公之歸也陸辭

上曰此行當三八朝入則賜大內珍饈 命內侍視公

所食幾何再入則賜茶三八則賜 御筆題寒松堂額

古北口詩一卷以榮其行去國之日朝士大夫祖餞國

門之外道旁觀者相與感歎以為 君臣相遇近古未

有所謂進退以禮者不其然與公歸而張額於堂藏書

於閣更有書數百卷無長物顧瞻而樂之笑曰尚書門

第秀才家風貽子孫足矣公歸三年而卒康熙丁卯七

月二十九日也得年七十有一

上聞悼惜勅所司給祭葬如禮謚曰敏果蓋此皆公事

之可記世之所知其所不能知雖余亦不得記焉公諱

象樞字環溪別號庸齋以賜額故晚而稱寒松老人蔚

州人也其先江南鳳陽人明永樂初從軍北渡河以武

功顯世授明威將軍隨侍代王之國大同襲指揮有遷

蔚州者數傳至儒官公諱宦有德行隱居不仕王考諱

九經考諱卿孝義聞鄉國為新城主簿兩世皆以公贈

資政大夫刑部尚書祖妣劉氏妣蔣氏李氏皆贈夫人

李夫人生二子公其仲也公生而聰穎英異稍長孝弟

忠信出天性壬午以春秋舉於鄉癸未上公車比入試

矣聞王父病急馳歸時流賊披猖所至以官職浼人土
公奉母居山洞中賊慕公名大索不得我朝丙戌首
設科舉進士選庶吉士歷今官公娶李氏太學生名經
權女封夫人男三人學誠壬戌進士內閣試辦事中書
舍人學謙學謚俱庠生幼某嗣公兄某為後女三人一
適天城叅將劉君三汲子鄒平縣丞天賜一適大同府
中路通判李君濬子候補內閣中書舍人恒姚一適陝
西平涼府通判姚君永康子之稷孫一人吉祥公將葬
學誠以狀來乞銘以余公之鄉人也謂稔知公嗚呼奈
何以銘公公自少至老未嘗一日輟書不讀讀有所得
未嘗不見之行事而尤邃於宋儒之書故所得於理學
者為尤深所著有儒宗錄知言錄若干卷公嘗謂余曰
昔孔子歿羣弟子各以其學傳四方自子夏教授於西
河之上彬彬乎文學之風晉有人哉薛公文清以來曹
公真予而後斯道將猶未絕也子得無意於斯乎余媿
公言而莫之能學也余又烏乎銘公既不得辭則排纂
公事而繫以銘銘曰
斯文未墜誰與作者四祀孔明河東磊砢參井之墟有
爛其書於代有光豈適鄉閭惟蔚州公翼翼崇崇敬我
桑梓惠我顓蒙開來繼往為天下宗相彼洛閩誦言滿
家干祿則已吐棄如遐公喟然云豈謂是耶其辭金履
其道瓦礫或飾其貌或騰其說公探密微老而彌樂公

有令問流於海邦公有偉行勒之鐘鏞銘公宜此永藏
幽宮

翰林編修汪鈍翁墓誌銘

康熙二十九年十二月十日翰林編修汪先生琬卒明年其學者為狀以其孤書幣走京師乞銘於其友人陳廷敬曰先生治命也公毋辭予是以不辭而銘先生字茗文又字鈍菴晚而天下學者皆稱曰鈍翁云順治中廷敬在翰林大宗伯端毅龔公以能詩接後進先生與今宰相合肥李公天馥今戶部侍郎新城王公士正吏部郎中潁州劉公體仁監察御史長洲董公文驥及海內名能詩之士後先來會顧子亦以詩受知龔公日與談子相見於詞塲先生初見予詩大驚語新城曰此公異人也蓋是時予年踰弱冠矣先生雖以詩與諸公游實已歸然攬古文魁柄自立標望抗前行而排後勁最鋒踣堅騰蹕萬夫之上予既感先生知己之言又方年少志銳雅不樂以詩人自命至是始學為文先生又語人曰我固以為異人也龔公既歿諸子或散去或留其後先生以戶部主事病免歸長洲廷敬嘗侍上禁中問今能為古文者誰與輒舉先生以對先生方卧堯峯不肯起學者又皆稱堯峰先生王公以戶部郎中召見 懋勤殿曰廷敬與俱來各以所為詩來既進見退留臣問士正學行明日改翰林侍讀自是

上銳意嚮用文學之士矣。詔舉博學鴻儒廷敬遂奏
疏薦先生兵部尚書宋公德宜亦別為疏同日以薦而
余以母夫人憂去京師有司敦迫先生以來實康熙十
七年也明年詔試

上親拔其文授翰林編修與修明史先生既以道德文
章為已任由是有側目之者益思歸故山在史館六十
日換史藁百七十五篇杜門稱疾者一年以病免而歸
歸十年而卒年六十有七始先生以孤童自奮讀書一
目能五行俱下盡三編不忘順治十一年經魁其鄉明
年舉進士時進士觀政於諸曹先生以二甲得通政未
幾假而歸研古纂辭一掃絕今文陋跡嘗慨然念前明
隆萬以後古文道喪沿溯宋元以上唐韓柳宋歐蘇迄
明之唐應德王道思歸熙甫諸家蓋追宗正派而廓清
其夾襍不醇者卓然思起百數十年文運之衰此先生
之志也自戶部福建司主事分司大通橋歲滿進雲南
司員外尋改刑部河南司遷山東司郎中以例降北城
兵馬司指揮轉戶部山西司主事選權江寧西新倉還
而歸卧堯峰也凡職事之餘觴詠之次無時不以古文
自娛而四方賢士大夫苟知文之可貴求為金石鏤刻
傳叙之作以示後裔附不朽者惟先生是歸先生由文
見道務為經世有用之學故向所歷京朝官及一再分
司皆有名蹟可稱紀為刑部郎時河南巡按御史覆奏

部民張潮兒手格殺其族兄生員三春罪當死 詔法
司核議先生以潮兒母先為三春所殺宜下御史復訊
為復讐論引律文祖父母父母被殺而子孫擅殺行兇
人者杖六十又引罪人本犯應死而擅殺者杖一百為
據他疑獄必援經附律務毋枉縱降而為兵馬指揮也
不變易副直閣學某公欲并其鄰人居會鄰人之母自
經死閣學欲因以重其罪巡城御史故閣學所取士也
以之屬先生先生卒辯其枉誣閣學怒必欲置鄰人於
理先生毅然爭於同官同官欲上聞事乃得解旗人與
民爭縛民至司其黨數十人皆偃仰卧踞廳事中官出
視事岿然屹不動先生舉手讓衆人厲聲言曲在民當
盡法若曲在旗敢厲民乎卒直民而懲旗人關壯繆廟
道士弟子為人所殺無主名禱於神神告以夢鞫一磬
者得其情其人匿西山中雜逮徒黨與督索之遂正厥
辜道路死暴尸者親為收瘞笞治奸民之以假命噬人
者懲豪家奴以勢凌脅人者當任滿且去空北城民炷
香於道提酒漿送者填溢衢巷當道大官呼殿至者擠
塞不得行問之曰民送兵馬司也兵馬司秩卑而職冗
士大夫左官於此徃徃偃蹇不屑其事故前此無得民
心至去時請留遺愛如先生者及再入戶部部設左
右餉司先生在左司尚書王公弘祚以郎拜侍郎晉秩
正卿故嘗物色諸郎雅重先生曰君異日當繼此席也

先生亦感王公言盡心郎事勾校適年存貯錢糧得移
文十四司及右司會戶科都給事中姚君文然疏言夏
稅以五六月秋糧以九十月請下部察糧項果足充一
季兵餉則緩徵實便於是先生大集諸司窮日夜會計
得存貯銀二百四十萬兩有奇以復於王公曰兵餉可
以無虞而緩徵可行矣退而緝其遺意換為兵餉一覽
書成朝議格不行書置篋衍中先生曰異日有為緩徵
之政者吾書可取而視也議民輸糧加漕贈外五米十
銀為官收官兌法而旗弁之橫息議裁吳三桂兵餉以
充國用而強藩之勢沮其端皆自先生發之分司於北
則條議三闢及車戶利弊數事分司於南則上其羨餘
金如干一皆洗手蒞事有潔清名世徒曰先生為文章
之士豈知其施於用者卓卓自持守樹立有如此哉先
生性狷介雖交游天下賢人文士而庸衆人往往不悅
其所為而深中者尤忌畏之以故自登仕籍前後退而
閑居者二十餘年雖其不合於流俗亦先生泊然有以
自樂於中也自史職歸也日尤手一編書窮年矻矻若
為諸生攻苦者客問之曰吾老猶冀有所得也四方賢
士從遊請業者日益衆為設科以誨之使學者悠然以
得快然以解如春風時雨也世有知先生所張設於時
者如彼豈知其歸而老也以其所自得使人各得其所
得有如此哉以先生之才所施於隱見之際者於世賢

豪之士不無舛望而先生之所自得者固亦已厚矣惟
上重念文學砥行之儒嘗論 本朝人物首稱數先生
則先生之所以自得者亦不可謂徒然已矣予自踰弱
冠與先生游既數年而別別而復合又別十年而先生
歿始終之際先生惓惓於予者是豈可漠然忘於心也
哉先生先世徽州人明初葉遷蘇州隸衛官籍曾大父
禧萬曆丙子舉人贈中大夫江西右叅政大父起鶴贈
叅政公第三子有文名父膺天啓丁卯舉人贈奉政大
夫刑部郎中妣徐贈宜人先生喪父方十有一齡家貧
自立為世大儒賢矣哉子男五人長筠諸生次蘅殤次
是撫監生次穀詒廩膳生次景蘇殤女四人皆嫁士人
其學者顧君希詰實為狀賢而有文者也銘曰

生不夔臯顯且顛仕以樂行否已焉退斯進學文乃傳
惟汪夫子僉謂然五湖欽心嶽嶽賢斗杓所建四氣旋
漢津海梁迴狂瀾霧濛披扶光晶穿末流俗學相黃緣
取青媿白子所憐遺經獨抱老愈專迴如一手障百川
生徒婉孌相後先宗鱗集翼風氣還天長地極元會殘
斯文不沒星芒寒鄙夫斯寬薄者敦光我銘石永不鐫
汾州府推官竇公雲明墓誌銘

順治中

天子思以廉隅風厲天下一時朝著歛然從欲於是始
有君子小人之目皆知較邪正而別黑白矣顧外則替

撫大吏其人雖多賢者而其不肖者亦盤互錯廁於其間貪恠之風猶未衰止也嗚乎士君子讀書服官未始不欲以功名自見而或見訕於上官進不得行其所志退而泯焉以終老者可勝道哉况又有者儒長德奮立崛起守合則留不合則去之義而不肯詭隨以就功名者也公釋褐為汾州推官大吏疾其剛直以事中公罷官去始公之在汾州也搜剪大奸劈解重獄侃侃自持有不可犯之色雖賁育不能過其勇而誠信樂易推赤心待吏民所至厨傳蕭然不知有官汾州人稱曰實佛行部沁州沁州守懷金十鎰夜視寢潛置牀下公察知夜深召守來檢還守守大慙謝公亦不使人知曰畏人知我清也汾濱以大治而上官愈益不悅汾有富賈人監司某陰以事欲致其賂否則坐以法公曰此人無罪符牒往復至十六七卒格不行巡按御史某性素剛好嫚罵人藩臬以下動遭詬斥獨知重公最後公屬官有升秩者大吏謂其美遷也挾其陰事諷以貨賄公執不可遂以此投劾去脂車之日擗擋篋笥無長物典敝衣裹糗糧以歸汾州人念公貧競獻錢帛公悉慰而卻之自汾晉至銅鞮山南數百里執香華夾道兩旁呼號之聲殷地公去後汾人勒碑石道上父老至今過其下時時墮淚云當

世廟時主威不測賊吏觸法縲絏繫闕下

天子親臨問伏辜立置重典不少貸亦稍稍知屏斂矣
壬人猶罔上行私而使正人君子鬱抑困蹇不獲自盡
其才如此余是以覩公之軼事流連感歎而不能已也
公歸後築一室於溪流篁竹之間飲水食蔬率諸子稚
戲娛母太夫人側先人敝廬薄田盡以畀其弟母太夫
人益歡蓋自公歸養親垂二十餘年回視一時與公為
難者或身為僇人為世所指目或聲塵絕滅而無聞焉
果孰為得失哉公為諸生時與同郡兩蕭君某某婁君
某講學論文結獄社丹林之曲至是婁君已歿兩蕭君
亦官遊不得志而歸三人者晨夕相過從酒酣道故公
曰世與我違吾寧樂而忘憂焉蒿居天下之中於五嶽
為尊土生其間多忠信魁竒之人取義於獄殆謂是與
或曰今日服竒嗜古異時當官臨事獄獄懷方勿隨時
俗為波靡云爾然則公所自命蓋可知已公先世為沁
水人上世祖始遷於懷歷十世生春榮春榮生三經公
考也公諱可權字雲明兒時遇羣兒戲則竦肩袖手危
坐旁觀稍長衣冠偉岸擬而後言翔而後趨磊砢自異
蓋性生也丙戌秋再舉鄉試薦賢書己丑登進士第公
樂道好修務為經術實學以天下之重自任一仕輒不
利卒擯棄以老則豈獨公之不幸也哉公以康熙十七
年閏三月初五日卒年六十有九娶尚孺人繼賀孺人
又繼趙孺人男子子三人賀孺人生旭晚趙孺人生焜

女子子二人一適福建福清知縣申錫子念慈賀孺人
出一許聘常德府知府高明子璜趙孺人出將以其年
某月某日葬公於某原晚來請銘念受知於公不敢辭
乃受狀而詮次公生平節概如此銘曰
世祖英明剛斷知人善任使尤加意節鉞大僚而公詘
於上官如此此豈非其命哉然假令公不詘或既詘復
用將盡瘁王事以終其身欲優游講誦丹林嶽社間得
乎此亦可謂公之幸也嗚呼遇
聖主而不見用沉於下吏詘於上官攬公之軼事可為
太息矣

故奉政大夫戶部浙江清吏司郎中蘇山衛君墓

誌銘

君故為盧龍吏吾昔之盧龍見其俗滿漢雜處多逋逃
盜賊難治自君為令以廉能聞於四方境內大治會
詔下郡國察吏之賢當行取為給事中御史者君在選
中既上竟除曹屬官及余承乏戶部郎署中老吏每稱
君猶憚懾其無私不為利誘威怵吾又以是益知君賢
當君之為曹屬官數年曹上下胥賴之君每謂其同儕
吾殆將老矣不樂與少年治吏事會遷秩福建福州府
知府引見 朝廷憫其年至以原官致仕君喜曰吾初
志也茲獲遂焉君故為宿儒緝學學使者每臨試則取
以冠諸生錄其文以示學者使為楷模君故為邑中師

至是歸益以倡道論學為事邑中學者尊禮之居數年卒卒時屬其子咸萃曰吾生平慕陳先生為人先生之文能傳道當世名跡以永於後汝曹必往求銘吾君既歿咸奉命徒跣走京師蒲伏階下泣以請時余出入禁中戒作文字固辭咸請益亟越明年乃克為之公之在盧龍也當兩京孔道驛使者冠蓋相望不絕差役旁午送往迎來晝夜不遑息諸所供張糗芻什器之需丐貸於人錙黍不以累民稍以其間履田畝勸農桑勞來董誡之盧龍額徵米二千八百石草萬六千束先是勺抄以下無器可指率用升合量至相倍蓰草徵銀而仍易草於民官輒減其直民用重困君令戶合納其米統歸之斛斗吏以是不得輕重上下其手草徵本色輸而無所困民皆大喜悅盧龍士不務學君興行教化獎拔文士丕變其俗士由是取科名者甚衆君廉清無欲故精彊敏幹事無巨細迎刃擘解裕如也于清端公撫畿輔謂之曰廉吏固多能也後駕幸霸州于公來謁白循良吏數人君與陸君隴其並舉焉

上遣刑部尚書魏公象樞偕吏部侍郎科爾坤公巡察畿內至盧龍治具不為食啜茶一甌曰令飲盧龍一杯水耳吾亦飲令一杯水諸大獄悉以咨公公為引經準律魏公益大稱善君因言民無知宜哀矜勿喜魏公嘉納之格文清公為直隸巡撫以事迂道至其縣中迎謂

君曰令之苦無異秀才時然做秀才自苦耳今令苦而
百姓樂不猶愈乎居無何格公疏薦盧龍令第一靈壽
陸君次之疏上而格公歿人有言格公于公天下所稱
清忠鯁亮真能薦引人才者非如託名忠直而陰以排
擯善類者比也向使格公不死于公不遷公所被薦達
而獲知遇者當不僅於此然夫人患不自立耳誠能自
立如居官之大小何論焉不然則世之猥巧工媚邀譽
於時以欺買而得大官者何限是亦足重耶假令君肯
如世人之所為而得大官今日挽予文以為銘予能覩
顏執筆而為之以自欺其心而媿於其辭耶此可以知
其輕重長短之所在已按狀君生三年而孤鞠育於王
父王父為學官於晉陽夜則令抱其足以臥口授經纔
一過能背誦王父大奇之咸之言曰自咸記事以來見
先府君每歲時家祭未嘗不涕泣也君諱立鼎字慎之
蘇山其別字也澤州陽城縣道濟里三甲人其先遷自
平陽代有甲乙科始祖仲賢仲賢生元凱元至正辛酉
科進士元亡不仕元凱生敏中敏中生旭皆讀書有名
節旭生戊以明經試第一戊生翔翔生然然生永安永
安生堯孔皆世世有隱德或為鄉飲賓堯孔生吾良君
王父也十應鄉舉弟子執經侍者嘗數十餘輩以歲貢
生為太原府訓導稍遷通渭王府教授學者稱完真先
生吾良生明弼君父也為諸生以君贈文林郎直隸永

平府盧龍縣知縣再贈承德郎戶部江西清吏司主事
母王氏前贈奉政大夫山東萊州府教授王公某女兩
家皆尚儒術故深曉女誡大指有桓孟之風贈孺人再
贈安人娶田氏庠生田公允成女贈孺人再贈安人繼
以田氏庠生田公衍祚女生男一曰泰早卒女一再繼
以田氏宣城司訓贈奉直大夫忠節公女生男一曰咸
乙卯科副榜候選學正教諭又再繼以田氏處士田公
見祥女又再繼以吳氏處士吳公臨泉女生男二曰萃
歲貢生候選訓導曰履少殤女一適名家吳夫人卒之
明年而君歿康熙三十七年九月六日也距生之前年
明天啓三年十一月三日蓋年七十有六云以某年月
日葬於某山之原君所著有約齋詩文集輦下偶吟漫
堂和詩如千卷始余知君以盧龍故叙盧龍之事為特
詳蓋為吏於外專制百里之命操舍由已故得以自表
見於時及入而為曹郎官則吾人衆而事權不一也故
其表見為難夫人能自潔其身不隳其素守則亦可謂
賢矣嗟乎人衆而事權不一難以自表見於時者豈獨
曹郎官為然哉使君得一郡卧而理之其治蹟當不減
於盧龍時也而君頹老矣君之老也雖於君為得乎而
豈非福州一郡之不幸也哉君雖不大用於時而生平
學行政事可以坊表士林歲砥俗吏有裨於世道人心
非渺渺也其所行皆應銘法余是以不辭而銘銘曰

我昔奉使之關東長亭短堠經盧龍江湖遠涉無我蹤
海日照眼波蕩舟蕭蕭迴馬嘶春風灤河三日留征蓬
寒流斷岸夷齊宮李廣射石埋荒叢棠花舊雨村樹濃
豈知宰木栽新封公具衆美書不窮我獨記此情所鍾
廉吏身徃風益崇公乎精爽憑此中銘以歌詩情未終
魂兮歸來悲哉公

監察御史陸君墓誌銘

余聞靈壽令陸君廉且賢清苑令邵君廉而剛將皆薦
於朝或謂余剛者易折且多怨恐及公余應之曰果賢
與雖折且怨庸何傷於是具疏草袖中將上會

上御宮門急召九卿舉廉吏既進升階未盡一級

上獨目廷敬班定又數目若詔使言者蓋是時余待臯
掌都察院左都御史事以進言為職又嘗數薦人以故
數目廷敬使言自念班下六卿既未承明詔欲以次對
六卿有言他守令廉語未竟

上乃問臣廷敬廉者果為誰臣奏言陸隴其邵嗣堯皆
天下清官雖治狀不同其廉則一已而兩人皆擢為御
史未幾陸君以言事去職卒於家其門人張子雲章排
纘君行實問銘於余按君以理學聞於世其於學術是
非邪正之辨有宜識其大者顧余薦君以廉吏而君以
學術為政事今以余所聞在官之事質之張子所為狀
而學術邪正之辨亦由是以著明焉君筮仕為蘇之嘉

定令嘉定大邑賦多俗侈掣格於上下素稱難理君風
潔清自勵守約持儉至是苦節堅操屹不可動上官嚴
憚之境內肅然寧輯往時令饋遺上官動以千百君歲
時一起居通書問而已吏之宿猾隸卒之叫踴擾里閭
者皆絕迹屏息黠民無敢復鬪訟不逾歲而化理清
平戶有樂生之風民戴君如父母焉君不事刑威專用
德化而民畏愛之邑有某甲橫行里中里中人患苦之
先是數數以利啗令長恃以無敗至是知君不可動則
求君故人為之游說君遇故人氣夷語和談謙極歡察
其言涉甲事則變容易色客竟不得申其說會甲僕奪
鬻薪者婦被訴而僕匿甲家君發吏捕之且趣駕將自
往甲皇遽出僕寘之法甲以是膽落遂折節改悔卒為
善人民有訟子者君曰我無德化民以至斯也對之泣
下民父子亦泣子號咷請罪掖其父歸而善事焉有弟
以盜訟兄者君廉知其弟婦翁所導也杖數之曰為子
壻計乃忍斷其手足耶兄弟皆感泣好如初蓋君以德
化民而民化之如此俗多惡少聚黨毆擊君責其尤者
校於衢出入誠視察其色悔而釋之其黨恚解散去邑
之輿僮以千數君諭之曰若輩事我無所賴益易業自
謀生乎眾皆感泣去而歸農有依戀不忍去者終公之
任鄉閭不見吏胥民有宗族爭者則以其族長逮之鄉
里爭者則以其里耆逮之又有自追牌則兩造要而來

不煩吏也徵糧用掛比法多者書其名以俟比而及數者自歸又立甘限法令民以今限之不足而倍輸於後民甘心焉一士人經月無所輸君視其舊籍曰是非故逋賦者詢之以新遭憂也卒不呼而糧辦舊有行杖錢日數千緡自君不事敲朴而正供外民不費一錢矣嘉定產米少歲額白糧常糴之鄰境價高下由人緣為奸利君為平糴之價民以不病自餘雜派悉除之民得休養益輸將惟恐後為令之明年軍興徵餉十萬君自度必以不辦免乃出令謂不聽一官願無益於爾民而有害於急公於是戶給一縣官名刺勸以大義民爭先輸不匝月而十萬之數具足君生日遠近民扶老携稚填塞縣道取諸神祠中燭架列堂上燃燭焚香羅拜堂下烟焰徹天父老有百歲者詣前願一識令君曰自我為民不知幾甲子矣未見有如令君者也而為仕者或不悅會徵市肆錢奉行者濫及村舍君報徵止於市肆於是上官劾君謂清絕一座材非肆應部議降調嘉定民罷市日相率號巡撫門巡撫不自安為請復君官章未下又以盜案落職盜案者甲與乙訟甲遇盜傷而歸語其弟曰乙殺我言訖而絕甲弟訴於君君視乙非殺人者以實報上官謂仇盜未可遽定無何捕得真盜七人獄上部議以初不直指為盜坐諱盜例革職君曰邑有盜長吏固宜有罪民間之空邑詣督撫為辨莫之省民

既知不可留則架杆結綵戶設香案人持瓣香號泣以
送或負粟豆及他物來獻君不受有委之而去者即嘗
所懲艾者咸謂有再造恩亦不自知涕泗之何從也民
刻木為位旌幢鼓吹迎歸以祠旃檀之氣溢於道路經
月不散君自莅嘉定實不滿二年而德化入人之深如
此故吾於君之不事刑威而民畏愛者不憚鄭重而叙
述之誠有感於凡為吏者之皆宜然而無貴以擊斷為
能也其在嘉定也蔚州魏公象樞為詩盛稱之及魏公
為都御史抗章言隴其不宜罷又疏舉廉吏十人以君
為首得還職為真定靈壽縣靈壽土瘠民貧役繁而俗
薄君勸課耕耨以盡地力請於上官與鄰縣更役以蘇
民困省除公費以養民財貽書邑縉紳變陋俗以端風
尚及覆曉譬化鬪狠輕生之習其為民厚生正德若謀
其子弟也尤申明鄉約鄉長保甲地方之制謂此周禮
比閭族黨之遺意所以美風俗而遏奸宄盜賊之源也
請之上官重其任俾各專其職功罪有歸無牽連推諉
之弊其舉鄉約必擇知文義行端慤者親為講解孝弟
睦婣之訓使之教於鄉規條備具巡撫于公成龍下其
法行之他郡縣且訪民利病於君君條六事上之曰請
緩征曰勸墾荒曰興水利曰廣積穀曰存留宜酌曰審
丁不宜溢額謂自古稅斂必俟稼穡登場今正月開徵
民間尚未播種也且四方寧謐司農不至告匱可通融

總計以上年撥剩之銀暫抵今年春夏之餉俟秋成催解以補庫額無損國賦而民力以舒先之畿輔推及天下興唐虞三代之政此其首務也其五條皆具有法則得其人皆可實見諸行事在靈壽七年徵入京師去之日民號泣攀轅一如去嘉定時君吏治之績如此此廷敬之所為以君對也授四川道監察御史湖廣巡撫于養志有父喪督臣請在任守制下廷議未決君上疏謂治天下不可不以孝在任守制非所以教孝也天下當承平之時湖廣非用兵之地其人非賢耶固不當使之在任誠賢耶則必不肯在任守制使之解任全孝正所以深愛惜之若使因督臣題請而留皆將援此為例其不思僥倖奪情者鮮矣名教自此而弛綱常自此而壞疏入養志解任又疏言捐納縣令賢愚錯雜特立保舉法以防之近并保舉亦得捐納則賢否全無可憑夫保舉莫重於清廉若保舉可以捐納則清廉二字亦可捐納而得也不待辯而知其不可矣臣竊恠近日督撫於捐納之員有遲至數年既不保舉又不叅劾不知此等果清廉乎非清廉乎或在清濁之間然既以捐納出身又不能發憤自勵則其志趣卑陋可知使之久踞人上不僅貽患小民亦且上千天和竊以為不但保舉之捐納急當停止而保舉之限期更當酌定乞 勅部察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即行開缺令其休致

庶吏治可清遜途可疏時陳御史請停保舉而開先用之例君再疏請速停保舉之捐永閉先用之例謂捐納先用之人皆奔競躁進故多一先用即多一害民之人又申言三年開缺之請詞加激切奉旨同往會議又議言捐納一途惟恃保舉以防其弊今併此而捐之且待次年三月停止此輩有不捐納者乎澄叙官方之大典蕩然掃地矣此臣請停保舉之捐不得謂無容議者也議者或以三年無保舉即令休致為太刻夫此輩原係白丁捐納得官踞於民上者三年亦已甚矣况休致在家儼然縉紳為榮多矣即云設立限期反生營求此在督撫不賢則誠有之臣不敢謂天下必無賢明督撫也此臣請定保舉限期一議不得謂無容議者也時有謂捐納所以給軍需欲坐以遲悞之律擬革職奉天安插聖恩寬厚且察知無他俾仍舊職以是年秋改調歸君自以身在言路指陳無隱有所獻納宿齋豫戒上每躡其言以為與朕意合及累陳捐納事聖明洞鑒其誠悃而嫉之者衆矣及罷言路歸後二年因簡賢臣視學政江南上又獨念君欲起用之而君已不能待矣觀上之所以知君與君之所以獲上之知者不可謂非天下之厚幸也雖不究其用而一時端人正士感發奮興爭思有所樹立以荅主知而裨

國事其於世道人心所關者豈非以君之故而有所激
厲也哉君既屏居泖水之上布衣蔬食益以明道覺世
為已任而天不憖遺竟以康熙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七
日啓手足矣距生之時前明崇正五年十月十一日得
年六十有三娶朱氏子二人長定徵早世次宸徵女二
人夫學以致用余件繫君治行不厭其煩細者將使後
之學者任民社國家之責有所取法焉君克養完粹夷
然氣清溫然色和居常必肅衣冠端作止靜正而不拘
安詳而不做事無巨細處之必以誠人無親疏接之不
見其情酬酢紛紜未嘗不整以暇踐履篤實不以論說
為先而發之於言書之於冊者無非仁義中正之旨所
著三魚堂文集問學錄增刪四書大全松陽講義諸書
其得於心身而措之事物者可考鏡其源流本末矣君
諱隴其字稼書原名龍有所引避改今名唐宰相宣公
之後居嘉興府平湖縣華亭鄉陸氏自宣公以來世以
文獻為吳越間族望宋季有諱正者世稱靖獻先生入
元再徵不起靖獻之曾孫宗季明永樂末以賢良辟至
京奏對仁宗稱旨屬疾辭職賜鈔幣還正統中傾其家
以活饑者有詔旌門曰尚義子珪出粟活人尤多景泰
中賜爵迪功郎迪功之孫溥任豐城尉嘗督運夜過采
石舟漏仰天跪而祝曰此舟中粒米非法願葬江魚之
腹漏旋止及旦視其罇有三魚裏水荇塞之人咸以為

神豐城之子東築堂泖口顏曰三魚君著書仍三魚堂
之名者志世德也泖口即今所居華亭鄉自東之遷五
傳而至君大父諱憲父諱元皆諸生以文學行義名於
邑中祖妣李氏妣鍾氏曹氏君既仕封其父文林郎妣
皆贈孺人生君者曹孺人也君生而粹清端居寡言笑
經史上口輒成誦既長慨然以古聖賢人為必可師法
不為科舉奪志講學授徒非義不取蘄然自立年二十
七始補邑弟子員食餼又十年舉於鄉又四年而成進
士其令嘉定則康熙十四年也在靈壽七年為言官一
年計君前後仕不過十年而其所建立如此此余之所
謂廉而賢者也銘曰
天地之大敦化川流清任與和或剛或柔雖聖難兼往
路徂修苟正其趨而亡險陂若適康莊我馬不驚周行
載馳循途乃至偉哉英賢軒後輕前跂予望之如山不
騫如江如河赴彼九淵天下善士士皆知之我銘君藏
敢為我私曾吐薦口忍緘厥詞

午亭文編卷四十四

男壯履恭較

子厚文編卷四十四

及以歸卷傳

相與非特曾知熟口愚餘無歸

謝以以咬陳汝蘇以陳天下善士古以善於餘

為歸餘在入老翰來是皆神於神所如凡聖

高時計商五其數正去前如夫與取於於

天以天大定

